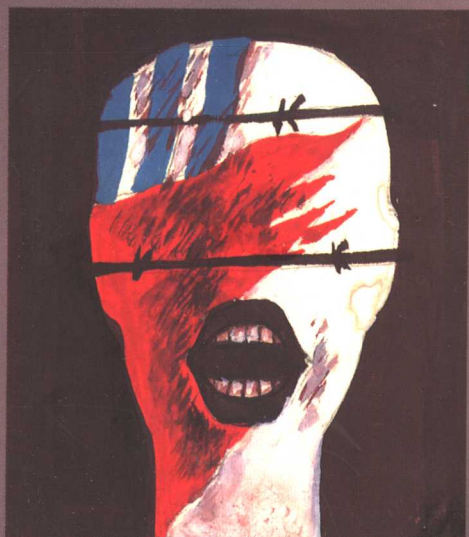


071734

罪与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汤毓强 译



世界文学名著新译丛书

罪与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汤毓强 陈浣萍 译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罪 与 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汤毓强 陈浣萍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韶关日报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5 印张 2 插页 475,000 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360-2127-5

I·1831 定 价:26.70 元

译者序言

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颠峰现象之一。他独树一帜，以新的艺术视野细致地描写人物的自我意识，创造出了新型的复调小说。他把整个城市贫民的世界引进文学，表现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在社会中的无限苦难和对这些苦难所感到的深沉隐痛。他的创作无论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大大地拓宽了艺术的领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有：《穷人》（1846）、《死屋手记》（1861——1862）、《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罪与罚》（1866）、《白痴》（1868）、《恶魔》（1871）、《少年》（1875）、《卡拉马卓夫兄弟》（1879——1880）等。他的这些作品在二十世纪文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他的复调小说艺术既在现代主义的一些流派中得到颇为广泛的、成功的应用，也在现实主义的各个流派中发扬光大。受到他的影响的既有法国的罗曼·罗兰、纪德、加缪、德国的托马斯·曼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美国的德莱塞、奥地利的卡夫卡等不同凡响的大作家。在他的故乡俄罗斯他虽然曾经受到严厉的批判，但谁也无法抹杀他的巨大意义，终于得到普遍的承认。1981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生一百六十周年和逝世一百周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为纪念他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宣布这

一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年。

I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一个贫民医院的医生家中。从童年时代起他就熟悉了城市贫民的痛苦生活。1837——1843年他就读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尝够了穷大学生的滋味。毕业后到工程局任绘图员，不久便辞去职务，专事文学创作。他在反农奴制的民主思想影响下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1849年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临刑时改判苦役和流放（1850——1854），刑满后当兵，1859年才返回彼得堡重新开始创作。1881年在彼得堡去世。他的一生正处在俄国专制农奴制急剧瓦解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过渡时期。那是一个发生尖锐的政治、宗教、道德危机的年代；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冲击着人们的头脑，诸凡古今都一直存在的罪恶、惩罚、金钱、贫困、人性、人类出路等问题无不出现在当代人的脑海中。在这种情况下，人、人的思想、人的自我意识、人的心灵奥秘引起了作家的巨大兴趣，成了他捕捉和描写的主要对象。

早在183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他哥哥的一封信中就写道：“人是一个秘密，应该识破这个秘密，如果你一生都去研究这个秘密，你也决不会说这是白费时间。我在研究这个秘密，因为我想成为人”。后来他又把“发现人身上的人”规定为自己的创作任务。他在1880年的手记中对这一点作了很好的概括：“在完全采用现实主义的条件下发现人身上的人……人们称我

是心理学家，这是不对的，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绘人类心灵的全部隐秘。”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的自我意识作为自己研究和描写的主要对象。他在作品中揭示和刻画的不是主人公的现实，而是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也就是第二现实。俄罗斯的复调小说理论家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重要的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首先是世界在主人公的心目中是什么，他在自己的心目中是什么。”也就是说，他写的是主人公对世界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于是，构成主人公形象的一切固有的客观品格，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典型性和性格典型性，他的脾气，他的精神面貌乃至他的外表——这一切通常是作者塑造确切的稳定的人物形象的手段——在他的笔下全都成了主人公自我意识的对象。而自我意识的功能本身，则成了作者观察和描绘的对象。作者把一切都纳入主人公的视野，把一切都投入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熔炉内，而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则留在了作者的视野之中。新的艺术视野使原来作为描写客体的主人公变成了主体。也改变了小说原有的叙述方式和结构。现在主人公的内心隐秘，他们的自我意识只有通过主人公与主人公的对话，通过主人公的各种内省方式，即自己与自己的内心对话，才能展现和显示出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由作者来从旁叙述了。这样，对话就成了小说结构的基础。

如果说过去的小说是众多的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由作者叙述出来的独白小说，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则是由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地位平等的自我意识连同他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事件中，以自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全面对话”小说、“多声部性”的小说，即复调小说。“复调”原是

音乐术语，在复调音乐中各声部在节奏、重音、力度、起迄以及旋律线的起伏等方面各自有其独立性，各声部又彼此形成和声关系。这里借用这个术语是为了强调小说中各个自我意识都是独立的主体。

在独白小说中作者是无所不晓、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支配一切的叙述者。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中，作者要想揭示和描绘人物的自我意识，就得用探问和激发的手法通过对话才能做到，而不能给这自我意识规定一个事先确定了的，已经完成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在主人公周围创造一种极为复杂、极为微妙的社会气氛，以便逼使主人公在同他人意识紧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用对话方式袒露心迹、展示自己。他善于让自己的主人公承受特殊的精神折磨，以此逼使主人公把达到极度紧张自我意识讲出来。鲁迅在为《穷人》的中译本写的小引中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艺术手法作了很好的概括。他说，作者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用精神的苦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在那骇人的卑污状态中表示出人们的心来，他又从精神的苦刑下送他们到那反省、矫正、忏悔、苏生，甚至自杀的路上去。鲁迅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的是人物的自我意识，而意识的活动是不受客观时空的限制的。就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那样，可以做到“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这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可能把过去、现在的事件和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杂然纷呈的形形色色的矛盾都容纳在人物现在的意识中，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紧张气氛，在同一平面上，从不同的角度同时发挥折磨、

审问、拷打灵魂的作用，使人物的自我意识展现出来。他几乎完全不用严格的叙事历史的时间，他总是力图把理解到的思想材料组织在同一时间里。在他的小说里，一般不写原因，也没有事物的缘起，不从过去、环境影响或所受的教养里求得解释。主人公们的每个行为，全都属于现时，即使是主人公的回忆也是他现时心态的呈现。总之，一切同时并存于同一空间，而不存在于历史时间之中。著名文艺批评家钱中文把这种艺术描写称之“共时艺术”是正确的。

人的意识是瞬息多变的，人们在复杂的情况下可以同时产生多种矛盾的感情，往往会有自卑与自尊、悲伤和欢乐、勇敢与胆怯、热爱和愤恨、肯定和否定等等感情互为表里，迅速交替的微妙心理变化，而在行动上表现为欲言又止、欲步不前、欲罢不能、左右两难。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捕捉这种瞬间心理变化的能手。

II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他的独特的小说艺术在这部小说中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的显示。这部小说是他在病痛、穷困与债务的压迫下写出来的。他在1866年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像苦役犯一样埋头工作。这就是《俄罗斯通报》上那部长篇小说（《罪与罚》）。……新的形式，新的结构吸引着我，而且我又重新开始了。我夜以继日地工作，终究还是做得很少。要顾及到发行，每个月我必须在《俄罗斯通报》上达到六个印

张。这是很可怕的；但是要有精神的自由，就必须达到。长篇小说是诗人的事业，要求充分的精神平静与想象。但是，债权人折磨我，就是说，他们以坐牢威胁我。”再看看《罪与罚》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位经历了人间罕见的苦难与不幸、面对着难以摆脱的病痛与穷困的作者正借助小说的新形式和新结构倾吐郁结在他心头的受难者的愤怒、不平与抗议。

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利用主人公自我意识这块屏幕自由地折射、挖掘各种各样的主题。小说的外部情节是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由于贫困潦倒，陷于无路可走的境地，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她无辜的妹妹，触犯刑法后千方百计消灭罪证与警方周旋，后来在各方的压力和帮助下自首，受到流放和服苦役的惩罚。从这个角度看，它像一部惊险的刑事侦探小说。

但是，在作者的笔下，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最大罪行不仅在于他杀了人，触犯了刑法，更在于他破坏了历史地积淀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公共道德；他所受到的最大惩罚并不是流放和苦役，而是他这个“人身上的人”给予他的无法逃避的，也是无穷无尽的良心上的自我谴责。因此又可以说它是一本社会道德小说。

作者在小说中深入细致地揭示和描写了人物内心的隐秘，因此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社会心理小说。

小说涉及当时流行的许多社会思潮和理论，显示了各种独立的世界观之间的冲突，因此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思想意识小说。

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的理论来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庸俗地、机械地应用达尔文关于动植物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学说来解说人类社会生活，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只有强者、优胜者才能生存，弱肉强食是必然规律。这种理论本身又是强权社会历史现实的真实写照。贫穷的大学生自己走

投无路，也深深地理解和同情所有被欺凌和被侮辱的没有活路的受难者，并因此而愤愤不平，但是他又孤高自赏，自命不凡，想要自己也来做一个把平凡的人视作虱子的强者，做拿破仑。他说，“自由与权力，而主要的是权力！统治一切簌簌发抖的畜生和芸芸众生的权力！……这就是目的。”他想通过杀害老太婆这个虱子来考查自己是不是一个强者，一个能够跨越一切障碍，心安理得地杀人，抓权的不平凡的人。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后来尼采的超人哲学已是呼之欲出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了自欺欺人还为这种理论编织了漂亮的外衣。他在与侦查科长狡辩时说，不平凡的人有权杀人是为了实现他的也许可以拯救全人类的思想，他甚至把开普勒和牛顿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家和拿破仑等统治者一起列入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而有权杀人的行列。但是回到家中，当他面对良心和自己对话时就不得不承认自己杀人是出自极端的个人主义。他说：“拉祖米欣这个傻瓜刚才为什么要骂社会主义者呢？他们是勤劳的人和买卖人；他们谋求‘共同的幸福’……不，我只有一次生命，决不会有第二次：我不想等待‘公共的幸福’。我自己就要生活，否则宁愿不活。”他在赤子般纯洁的索尼娅面前像剥竹笋一样剥去了一层层的伪装而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思想：“谁的头脑健全聪明、精神坚强勇敢，谁就是他们的主宰……至今都一直是这样，将来也永远如此！”“权力只给予胆敢俯身去抓权的人。这只要一点，就一点：只要有胆量！……我想放胆一试，就杀了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的批判激情主要就是针对这种阴森森的教义。

卢仁是个在改革时期冒出来的钻营、投机、掠夺的能手和暴发户。他没有良心也不讲任何道德，只求实利。他找靠山走门路，拼命向上爬。对他来说，美丽的妻子也是他换取更多权力和金钱的工具。他善于乘人之危谋取私利，他想利用杜尼娅

的困境去占有她。他可以眉头也不皱地栽赃陷害迷遭不幸毫无反抗能力的索尼娅。他奉行的人生哲学是：“首先只爱你自己一个人，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他所宣扬的经济学理论是“我只为我自己一个人谋利，也就仿佛同时在为大家谋利”。拉斯柯尔尼科夫曾向卢仁一针见血地指出：“把你刚才宣传的理论付诸行动，其结果就是可以杀人……”

斯维德里加洛夫则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地主，一个赌徒和恬不知耻的色情狂。他逼死农奴、奸污女仆、诱奸别人的妻子、毒死自己的妻子、想用欺骗、收买、要挟等手段把杜尼娅弄到手。他五十岁了，却用金钱去买十六岁的少女做未婚妻。他也没有良心，做什么坏事都从不感到内疚，是个以追求动物性的肉欲为人生目的的灵魂空虚的人。说他是人而不是动物，因为在他丑恶的灵魂中还保留着一丝微弱的人性和有限的怜悯心，他还能出钱安排三个孤儿，他还能放走落入他圈套的杜尼娅。

拉斯柯尔尼科夫、卢仁和斯维德里加洛夫三个人物的思想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极端的利己主义，都是违反人道主义的原则，违反人类普遍的道德规范。但是他们的现实生活基础不一样，处境不一样，他们的自我意识也不一样。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自我意识使他受到良心的谴责而痛苦异常，终于在索尼娅的一颗爱心的感召下得到精神上的复活，在这个人身上呈现出来的是人。斯维德里加洛夫的自我意识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空虚的灵魂。但是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时，他还有勇气开枪自杀，自己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卢仁的自我意识显示出来的是一个完全物化了的人，一个金钱和权势的奴隶。他在众人的咒骂声中溜走的场面正象征着这种人必定要被人民唾弃的命运。

与这三个人的自我意识相对立的是索尼娅的自我意识。索

尼娅被生活所迫，为了自己的亲人而去出卖自己的肉体。她忍受着无以复加的痛苦和折磨。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感情冲动的时刻，把她看作人类苦难的化身而跪在她前面吻她的脚。拉斯柯尔尼科夫认为她只有三条出路：自杀、发疯、道德堕落。但是对她来说，自杀也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她不能抛下弟妹一死了之。她没有发疯。她出卖肉体，却保持着纯洁的灵魂。拉斯柯尔尼科夫曾故意用各种残酷的问题来拷问、折磨她，以发现她内心的奥秘。但是无论他怎样拷问，他在她身上看到的始终是一颗无所畏惧的赤子般的爱心。说索尼娅对现实妥协，一味逆来顺受是不公正的。这是一位坚强的积极的女性，她忍受的苦难越深，她对人的爱也越炽烈。她始终相信人，相信生活，伴随拉斯柯尔尼科夫到流放地，为犯人们做力所能及的事而博得了犯人普遍的尊敬和爱戴。爱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当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中萌发了对她的爱时，他就开始苏醒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爱，使他们复活了，一个人的心里蕴藏着滋润另一个人心田的永不涸竭的生命的源泉”，“而她——她也只是依靠他的生命的支持才能活下去。”相濡以沫，互为支柱。哦，不是上帝，而是活生生的人间的爱使他们有勇气和力量去追求新的生活！也许爱就是人生的一个支点，依靠这个支点人类真能把地球高高举起。

III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罪与罚》这部小说的内容

已无法纳入原有小说分类的框框。它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是一部新型的小说。

在小说时间的安排上，作者选择了两段最为紧张，也最能揭示人物心灵隐秘的危机时间。一段是从进行试探到杀死老太婆后病倒的四天时间。接着他昏迷不醒了四天，就像圣经中死而复活的拉撒路死后在坟墓中躺了四天一样。这四天没有活动，是空白的。第二段时间是从他醒来后经过几天痛苦的斗争终于到警察局去自首。小说到此基本结束。所以全部小说，除掉附加的尾声，就巧妙地安排在这两段时间里。小说一开头就是主人公从他的斗室中偷偷溜出去，到老太婆家作一番试探，以便找机会下手把她杀掉。这年轻人是谁，他杀人的动机是什么，作者完全不作静止性的交代，不进行历时性的纵向描写，一切都展示在人物的心态变化中，他的现时行动和对话中。连主人公的名字也是主人公自己在和老太婆对话时说出来的：“我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大学生。”他的杀人动机则是后来在和侦查科长的对话，和索尼娅的对话，及他和自己的良心对话时才揭示出来的。这些对话也并不是一般长篇小说中的倒叙，而是他杀人后经历的精神斗争的重要环节。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从头到尾都进行着双重激烈、紧张、痛苦的斗争。一方面是他和社会的矛盾，另一方面是他的自我意识中的道德、良心与人性原则的自我和极端利己主义的自我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矛盾交错结合在一起使他受到难以忍受的、超越寻常规模的折磨。特别是在他杀人之后，良心的谴责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他觉得，他仿佛用一把剪刀把自己和一切人，一切事都剪断了，他杀死了老太婆，也杀死了做人的原则，杀死了自己，心头感到孤独的死一样的寒意。在他看到马尔美拉多夫惨死时，他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帮助他的家庭，这时他心中产生的对别人的同情心又

仿佛给了他生活的勇气。但是面对他亲爱的妈妈和妹妹，他又突然感到，他已不能用沾满鲜血的手去拥抱她们了。带着灵魂上的污点，他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无愧于心地去爱她们。精神上的煎熬几乎使他发疯，他也曾想投河自尽以了却这种痛苦。但是他又不能一下子摆脱他那一套杀人的理论。他不服气，为什么拿破仑杀人成了英雄和人类的恩主，而他杀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老太婆就要坐牢。他认为掌权的人也都是一些杀人犯，为什么他要向他们低头认罪，受他们审问。于是他又和警方较量，而怀疑、猜测、害怕被人发觉的恐怖就像影子一般跟随着他，使他受到另一种折磨。只是经过反复多次的激烈的内心斗争，他身上的人才取得了胜利。这也是反对人的物化所取得的人性的胜利。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新的艺术视野、共时艺术和对话艺术的高度技巧，把人物内心深处进行的这种紧张、尖锐、复杂的生死斗争的过程，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其用意是非常明显的。他要唤起人们的警惕，为反对物化、维护人性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他的艺术经验也是值得学习的。

汤毓强、陈浣萍

1993年12月于华南师大

目 次

译者序言	1
第一部分.....	1
第二部分.....	100
第三部分.....	225
第四部分.....	324
第五部分.....	418
第六部分.....	509
尾 声.....	621

第一部分

七月初的一天，在傍晚特别炎热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走出了他在 C 胡同里向二房东租来的小房间，来到街上后，便慢吞吞地，仿佛犹疑不决地向 K 桥走去。

下楼梯时，他顺利地躲开了女房东，没让她看见。他那个小房间在五层高楼的屋顶正下边，与其说它像住人的房间，还不如说它像个橱柜。这个小房间，连带他的伙食和女佣照料在内，是他向女房东租来的。女房东就住在他下面一层楼的一个单独套间里，因此他每一次上街，都必须经过女房东面向楼梯的厨房门口，而这道门差不多总是敞开的。这位年轻人每次经过这里时都会产生某种痛苦的、胆怯的感觉，并由此而感到羞愧，皱起了眉头。他欠了女房东一身的债，所以怕见她的面。

这倒并不是因为他胆子小，给折磨怕了，他根本不是那种人。但是从某个时期起，他就处在一种激动、紧张的心情中，像得了疑病似的。他苦思冥想，离群索居，不但怕见女房东，甚至怕见任何人。他穷困潦倒，但是近来就连这种窘迫的处境也不再使他感到烦恼了。自己的日常生计，他已完全撒手不干，也不想干了。实际上，不管怎么厉害的女房东，不管她想用什么手段来对付他，他都不怕。但是要他停在楼梯上听她唠叨那些

与他风马牛不相及的日常琐事，听她死乞白赖的要债、威吓、抱怨，而自己就不得不支吾搪塞，又道歉，又说谎，——不，那可不行，还是像猫那样溜下楼梯，逃之夭夭，不让人看见为妙。

不过，这一次上街去，他那种怕撞见女债主的恐怖心情，使他自己也感到吃惊。

“我想去做的是什么样的事啊，可同时却又害怕这么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心里想道，脸上露出古怪的微笑。“嗯……是啊……事在人为嘛，只是因为胆小，才总是坐失良机……这是一条公理……我倒想知道，人们最怕什么？最怕迈出新步子，讲出自己的新见解……不过，我空话说得太多了。就是因为尽说空话，所以才什么也不做。不过也可能是：由于什么也不做，才尽说空话。我是最近这个月才学会说空话的，整天躺在角落里想啊想……自古至今，荒诞不经。嘿，我现在去干什么啊？难道我有能力干这种事吗？难道这种事是正经事？完全不是正经事。我是由于想入非非才自己寻自己的开心罢了。儿戏！是的，大概是儿戏！”

街上热得要命，加上又闷又挤，到处是石灰、脚手架、砖块、灰尘和夏天里那种特有的臭味，这种臭味是每一个不能租用别墅消夏的彼得堡人都很熟悉的，——所有这一切一下子就使年轻人本来就不正常的神经受到了痛苦的刺激。一阵阵令人难以忍受的臭味从很多酒店里飘出来。在这个城区里，这种酒店特别多。这种臭味，以及虽然在工作日也时时可以碰到的烂醉如泥的酒鬼，又给这种街景增添了令人厌恶的、阴郁的色彩，一种对此深恶痛绝的表情在这个年轻人的脸上一闪而过。顺便说一说，他长得非常之美，一双漂亮的黑眼睛，一头深褐色的头发，中等以上的身材，肥瘦适中，匀称挺拔。但是他很快就仿佛陷入了深思，说得更确切些，几乎像走了神。他一路向前